

【世相】

冬西南北

□星袁蒙沂

农村老家那边,有冬、西、南、北四种瓜。这四种瓜,本无多大联系,因谐音“东西南北”而常被提及。

我最早接触的是西瓜,在集市上见的。离老家七八里地,有个不大的集市——辛庄集。辛庄集是以所在地辛庄村命名的,集市在村子东北,大路两侧。那时的辛庄集虽然不是很大,卖东西的却不少,是西边十里八村常赶的集。小时候,村里没汽车,连摩托车都没有,有自行车的人家也不多,太远的集市一般没人去赶。

辛庄集是周边最近的集,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集。那个集上的东西,比邻村代销点的多很多。小孩盼集、盼赶集,无非是图个热闹,买点喜欢的东西,吃饱口福。夏天天热,蹲在集市旁的大梨树底下,吃上几块沙瓤西瓜,那种甜爽和幸福,好几天忘不掉。

南瓜不能生吃,啥时候进入生活的,没有太深的印象,应该很早,或许比西瓜更早些。老家多坡岭梯田,南瓜好养活,随便在哪个地块堆上两棵,都能长起来。南瓜比西瓜大,有长的、有圆的,有青的、有黄的。瓜秧上有细刺,像小锯齿一样,容易拉手。

北瓜又叫北瓜子,不怎么长秧,结出来的瓜多是长条状的,表皮淡白略青。这种瓜也不能生吃。其瓜蒂处有硬刺,不注意会扎手。

冬瓜也拖秧,瓜的个头大,其上有短细毛刺。冬瓜成熟晚,深秋甚至初冬才开始采摘。那时的冬瓜秧已经枯黄,但冬瓜圆滚滚的,漫不经心地躺在地上,一副啥都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在农村老家,种南瓜的最多。南瓜易栽养,除了做饭,还可以喂猪、羊。有工夫的人家,把多余的南瓜剁碎,和饲料拌在一起,放锅里蒸煮,然后喂猪。没时间时,囫囵半个丢给猪、羊,让它们自己啃。南瓜产量大,一棵瓜秧上可以结两三个、四五个瓜。绵而甜的南瓜,煮饭时放上几块,很多人爱吃。

北瓜的栽种比南瓜费事,须养在菜园中。老家那边,少见固定的菜地,种菜的少,种北瓜的更少。成熟的北瓜,擦丝后把水分挤干,用来做水饺馅,着实不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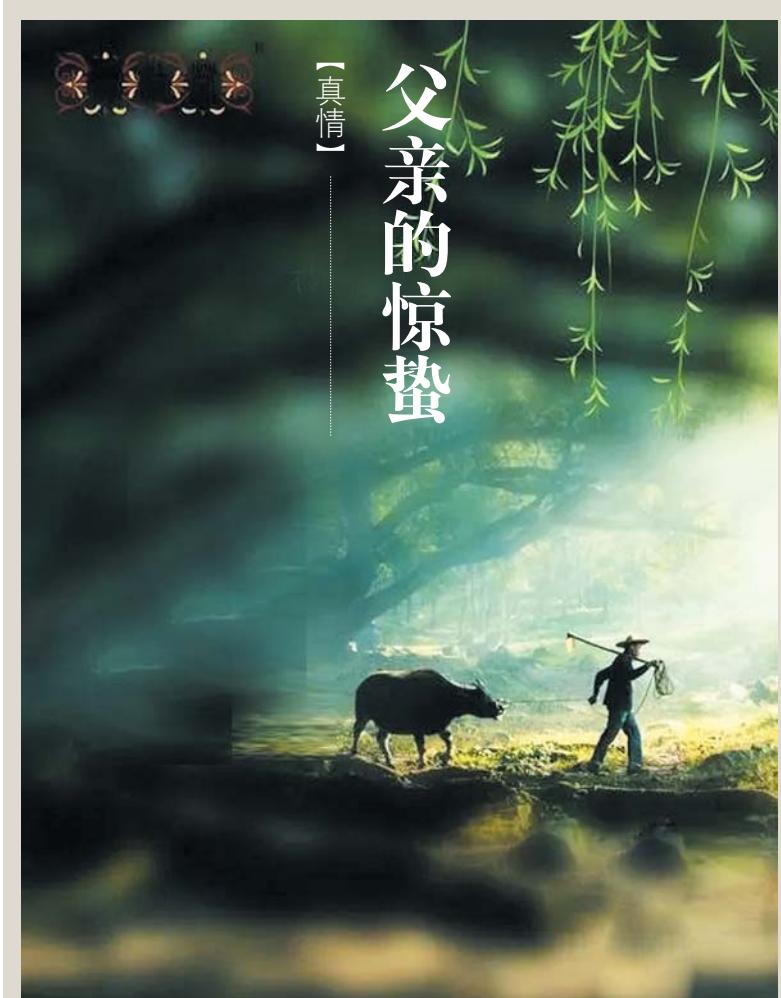
冬瓜炖排骨,是经典吃法。涮火锅时,把切成薄片的冬瓜放进锅中,让其吸足油脂,调和口味,十分鲜香。冬瓜煮至软烂后,既多汁又不失清淡和嚼劲,滋味丰富,是南瓜、北瓜所无法替代的。

对于小孩而言,采摘和吃,好像并不是全部。栽种的乐趣,进一步饱满了童年。西瓜虽然好吃,却不是集集都赶、集集都买。吃西瓜剩下的种子,被悄悄留下来,等到春天,悄悄种到地里。等它长出秧苗,就三天两头跑去看。当西瓜开了花,结出花生米大的瓜,就更成了宝贝,怕被人家摘去,还会专门找东西遮挡。实在不放心时,在结西瓜的位置就近挖个小土坑,把其放到坑里藏起来。这种事,我和小伙伴们都干过。

我不是特别喜欢吃南瓜,却经常栽。把从别处发现的小苗子挖出来,拿到自家的地里或宅院附近,找个地方松松土栽上,然后再浇上点水。南瓜的味道咋样,能不能结出瓜、能结多少个,并不是我最关心的。那时那刻,只想着把其栽活,这是唯一的想法。

在农村出生、长大,对许多小秧苗有种割舍不掉的情结。这种情结,与吃有关,可关系并不大。我不喜欢吃北瓜包子,但若有地方,我却乐意栽种;我不喜欢吃南瓜,但如果给我几棵南瓜苗,我定舍不得扔掉,会尽可能地找个边角栽上。

冬瓜、西瓜、南瓜、北瓜,均是瓜果世界里的一员,踏踏实实,有营养、接地气。其花却略有不同。比如南瓜的花,不是每一朵都结,有一种色黄、花大、梗细的,总翘着头,远离地面,叫“谎花”。



□刘玉龙

烽火台的风软了,滹沱河的冰开了。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沉淀,睡眼惺忪的惊蛰逐渐苏醒,它蹑手蹑脚地紧跟着田埂上的风,离山脚下的村庄越来越近了。

冬日的农闲时光长得让父亲感到发慌,于是,乍暖还寒后,父亲便拾掇好了他的家伙什儿,这天一大早就急匆匆地钻进了果园。

果园有三处,果树有三千多棵。相比家人,父亲显然与它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之使者是惊蛰。眼下,父亲要趁着惊蛰给它们施肥。对父亲而言,再没有什么时节比惊蛰更适合给他的宝贝们增加营养了。

早在冬日农闲时,父亲便备下了惊蛰的肥料。他说,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照料果园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按父亲的经验,往年到了集中追肥的时候,大家都会一窝蜂地买肥料,万一碰上县里的科技站断货,就只能干着急,错过了追肥的最佳时机。隔壁的三虎大爷,整个冬天都趴在牌桌上舍不得下来,他才顾不上外头什么时节呢!每年到了采摘的时候,他才想起了他的果园。等他走进园子一看,瞬间傻了眼,树梢上稀稀拉拉地挂着七零八落的果子,三虎大爷只能站在田埂上干瞪眼。他的果园与父亲的一处园子紧挨着,看着父亲在果园中不时地钻进钻出、一车一车地往外运果子,站在田垄边的三虎大爷眼热得很。

惊蛰的追肥是父亲给果园准备的第一道大餐。无论灌溉、追肥,还是修剪、疏果,每一个步骤父亲都了然于心,这是他在多年实践中逐渐揣摩出来的经验。还记得最早那批在村里扎根落户的果树,还是父亲坐着绿皮火车从北京农科院背回来的。在父

亲的精心照料下,果园的规模越来越大,最先安营扎寨的它们依旧茁壮如初,挂果率也极为稳定。

为了照料好果园,父亲干了不少第一次吃螃蟹的事。今天早上他带去果园的追肥器,已经是使用过的第三代新产品了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从多年前的铁锹、简易剪刀、毛驴车,到如今的授粉器、追肥器、电动修剪刀、液压采摘农用车,父亲不断地尝试新型设备,甚至引入果品加工设备,不停地尝试,在跌跤和爬起中辗转反复。

当然,父亲也常常受到质疑,但他是那种钝感力很强的人,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还记得多年前他花重金买下了一把电动修剪刀,带到地里作业的那天,果园里围满了好奇的乡邻。大家从不解到嘲笑,甚至笑称这是一把玩具刀。现如今,村里种果园的没有一家能离开这种电动修剪刀。

这三十亩果园更像是父亲除了我和弟弟之外的第三个孩子。身为农民的父亲把我和弟弟供养成了村里第一个985大学生和第一个博士,他用同样的心气照料果园,三十年如一日,如今也小有名气,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县里的果树大王。村里如今漫山遍野上万亩的果树林,都是父亲当年坐着绿皮火车从北京背回来的那批果树的延续。

惊蛰走到滹沱河旁的田埂上时,便再也不愿往前挪动了。它与父亲对望着,与果园对望着。一阵风吹过,树权的间隙发出了急促又欢快的声响,那是田野的希望之声。

对父亲而言,惊蛰的意义不仅限于一个节气而已。父亲的惊蛰是他一年的开端,是他希望的萌生处,是他奋斗的发源地,更是父亲和那漫山遍野的果树共同的盼头。

【浮生】

紫根小韭

□耿艳菊

去老街市场买豌豆,称好后,付过款正要走,旁边花店的大姐像想起来重要的事情一样,突然叫住了我。“你想念的紫根小韭。”大姐说边从花架后面的筐子里拿来一把韭菜给我。

这韭菜果然不同于平日买的韭菜,短小精悍,根部紫色。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涌上心头,我不由得惊讶道:小时候的韭菜!

大姐笑着点点头,说这紫根小韭是她母亲种的。她在郊区租了个小院,把母亲接来了,老人闲着没事,就在院里种点菜。紫根小韭是特意给我留的。

我都忘记这事了,而她竟还记着。

认识花店的大姐就是缘于紫根小韭。那是去年的一天,我们同在蔬菜店买菜,我刚询问过店老板有没有紫根小韭,不一会儿,进来一个女子,也问店老板有没有紫根小韭。我便抬头打量了一下她,随口说了句:你也喜欢紫根韭菜呀。女子和善地递过来一抹笑容,说紫根小韭才有小时候的味道嘛。这女子就是花店大姐。

关于紫根小韭的话题,我和大姐又聊了几句,这才发现我们来自同一片土地,更觉得分外亲切。

买完菜要走的时候,却发现外面下雨了。因为是老乡,大姐更亲切热诚了,接过我手里的蔬菜,拉着我到她的花店坐一会儿,喝杯茶,等雨停了再走。

在氤氲的茶香里,淅淅沥沥的雨声中,我们的思绪漫溯到家乡那片土地、从前素朴的光阴中。那时,家家院子里都有一块小菜园,小菜园里必然种着一两畦韭菜。大姐很文艺,竟和我讲起韭菜的“韭”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释义,“韭,菜名。一种而久者,故谓之韭。”她说,韭菜这种植物,只要种下去扎了根,可以年复一年地生长,割了一茬又一茬,取之不尽,有长长久久的寓意,这才是我们平常人家都喜欢在院子里种韭菜的原因。

我恍然想起祖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。那是姑姑家的新院子建成时,年过八旬的祖母不顾舟车劳顿,要亲自来女儿的新院子里种两畦韭菜,我和小表妹跟在她旁边。在院子南边松软的土里撒下韭菜的种子时,祖母给我们讲韭菜是长长久久的蔬菜,我们这才明白她执意前来的心情,那是对儿孙美好生活的祝愿。

韭菜虽然不是稀罕珍贵的蔬菜,但以前只有家里来了客人,一盘鲜亮的韭菜炒鸡蛋才会隆重地端上餐桌。春雨霏霏的天气,大人们有闲情,去菜园里剪一把新韭,坐在廊下,边闲谈边择带着雨珠的韭菜,中午的饭桌上就会有一筐金黄鲜美的韭菜鸡蛋饼,院子里到处弥漫着香味,让人心底涌起无端的喜悦。

这样的生活,隔着那么长的岁月回首,还是清晰如昨,让人怀恋那种简简单的幸福和快乐。

如今,蔬菜店里常年都有韭菜可买,不但方便快捷,而且韭菜青翠肥硕,然而味道却稍逊一些。有时候,想念小时候的吃食,买来韭菜,按从前的方法做,却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味儿。

大姐说,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,人们没有耐心等待紫根小韭缓慢生长,也没耐心一根根去择细小的紫根小韭了。过去的韭菜,大多是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,阳春三月头茬韭菜开始抽芽生长,头茬的韭菜本来就是紫根的,这是因为天冷的时候韭菜所含花青素和糖类有机物增加,充分积累在根部,致使根部呈现出紫色,这样的韭菜不但好吃,也更有营养。

我和大姐一见如故,我们感慨,纵使如此,还是有很多人渴盼着过一种慢节奏的生活。我们怀念从前,思念小时候的味道,其实是在喧嚣忙碌的现实生活中向往着简单的生活方式。